

道德經講義卷第十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民亂。烹小鮮者不可擾。擾則魚爛。故治國者若烹膚寸之魚。調其水火。使之自熟。則魚可全。若乃擾之。則魚傷。魚傷則糜爛於鼎矣。善治民者。知其政教。使之自得。其民則安。若乃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於國矣。是

以治道貴乎清淨。國以民為寶。身以炁為寶。愛
民治國則國昌。愛炁治身則身久。故設此喻。愛
民惜炁之法。如烹小鮮。不可攪擾。動則耗廢矣。
故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聖人神明萬物之主也。
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以無為之道。致知格物。誠
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風雨時若。水
旱不作。人心冲和。則鬼神咸服其明德。安於幽
趣。不敢出其靈響。現其神變矣。以道治一身之
天下者。智恬交養。神宇泰定。天光內發。項有圓
象。寐照丹房。妖氣淪滅。邪鬼豈能現其神變哉。

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然非其鬼無神竊。
靈響。蓋以聖人守其常德。宜其幽贊天地之大
美。戩助協順。唯福是宜。非特鬼不敢神。神亦不
敢妄肆妖禍。傷吾之民矣。且夫有道之士。非其
鬼無神變。以其不能傷犯自然之人也。西昇經
言。不勞於神。壽命無期。不善於祠。鬼自避之。故
曰。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神既安於正直。非
不傷害於民。以其服聖人之明德。自處幽隱。而
不敢示其怪變爾。聖人憫一夫之失所。未嘗不
顰眉蹙額。思所以救之之方。父臨子育。齊天地

之覆載。念茲在茲。宵衣旰食。雖紬繹悒悒。保惜之。不暇。何傷之有。喻於人之得道自然。非獨神明不敢犯。聖人亦不傷之也。聖人方且尊道貴德。豈傷於有道之民哉。故曰。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是故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至神。兩者交悅。無所傷焉。遂致天自清焉。地自寧焉。陰陽常調。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年穀常豐。物無札傷。人無夭闕。國無痼癘。鬼無靈響。其德交歸之矣。修諸內者。神不傷於炁。則神凝而息深。氣不傷於神。則氣固

而神定。神之與炁。交相養而臻。龍衣乎體。保衛吾身矣。故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天至大也。常覆乎下。善治大者。不過欲兼畜人而已。地至厚也。常仰乎上。善治小者。不過欲入

事人而已。夫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瀦瀦滂滂，百川朝宗，亦由大國能自下而極物之情，無不包容。守之以謙，則天下士民交趣而會之矣。傳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勛成。此之謂歟。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忘其身則百骸理，虛其心則和氣歸。虛無者，聖人之所居，可謂大國矣。以其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至於萬物之精華，交而會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故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也。初不容心於勝，惟其靜，是以常勝，以勝為下。故天下之交歸焉。牝言靜，牡言動，柔靜也，剛動也。剛為柔所制，動為靜所伏。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豁。此實用謙下之德。有國有民，故無往不克矣。取之已也。天一生水，在人為精；地二生火，在人為神。神者陽中之陰，故為之雌；亦天下之牝也。知雄守雌，專炁致柔，以陰煉陽，為神機妙用也。故牝常以靜勝牡焉。靜則群動趨之，下則衆高赴之。此脩真之要也。故曰：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夫大國者，小國之所稟命而承聽者也。是以霸諸侯為盟主，折

節下人。以牧民心。忠廉誠信。以招賢。括疾耕力。織以裒蓄積。養老恤孤。設倉散幣。柔弱簡易。無為而處。則鄰國賓服。獻圖割地。委身願質。請為子弟之邦。蕃宣之臣矣。夫小國者。因道而動。循德而行。敬上禮下。勤耕儉織。君如腹心。民如形體。專一和同。可與生死。得天之心。獲民之意。卑辭厚禮。竭誠請命。以驕大國之心。則大國者。神惑意惰。而威權可取矣。夫以大事小。唯仁者能之。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知其命。畏天者。保其身。故曰。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蓋自上以取下。抑損卑謙。以得人之歡心也。下以取上者。順奉廉謹。而得專其威權也。斯乃以義相取爾。故曰。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且大國者。崇謙卑。尊禮法。修身以下小國者。不過欲兼并畜聚小國之衆。為其君長爾。小國者。盡節誼。致忠順。修身以下大國者。不過欲盡禮。以敬事大國。資為援助爾。然小大各當其分。互有所持。不相侵撓。安其居。樂其俗。而小國柔服。禮之常也。大國兼下。固宜曲而全之。使可久可大。所以致天

下之交也。煉已者。無愛元精。蓄養神炁。神炁二者。各安其居。莫若守之。以謙。則無物不容。如道之奧。故曰。大國不過兼畜人。小國不過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求日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道甚深奧。虛無之淵。圓蓋之高。方輿之厚。日月之廣。照動植之細繁。皆稟道之所育。暖然無不賴其廕庇焉。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周流八極。透金貫石。無乎不在者。唯道是也。萬物資始。不可致詰。可謂最深。寂奧矣。奧者隱也。道雖在萬物。而人莫見其形狀。故曰。道者萬物之奧。人皆知良金美玉。身外之寶。為可貴。而不知抱道懷德。為身內之寶。尤其可貴也。惟善人者可寶而行。中人以下。愚知不同。若存若亡。莫之深信。奈何。徧覆包含。生成衣被。纖悉具體。何棄之有。善人

謂於脩煉之人。得道勤行。抱其不脫。以為己之至寶。儻不善之。徒棄舊圖新。欲從師問之。復其真性。是亦仰道之所保庇也。故曰。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聖人之言。正道也。可以經綸於世。善人之言。忠信也。可以紀綱於時。且甘美之言。無往而不可。雖市井之機心。亦混然而同得矣。豈得與信言不美。淡乎無味。同論哉。尊行。謂自尊之行也。行之自尊。則無適而不勝。豈得與夷道若類。大白若辱。為比哉。此不善之人。尚假甘言尊行。可以奪衆賈之債。可以升稠人之上。又

況其有道者乎。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至言去言。何美之有。折楊黃華。喲然而笑。大音不入於俚耳。而聲利之談。市井群愚。聞之。則以為美爾。暨乎履道。則行大功高。衆所欽仰。故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夫賢之與愚。善與不善。皆陰陽之所育。聖人必欲兼收並用。教而化之。使從其善。豈可棄耶。至於道者。以不言之教。無為之理。雖不足以化下愚。但恐化之不至。何遺棄之有哉。故曰。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天子者。賞罰之主也。三公者。變理陰陽之官也。而又奉天子之

令紀綱天下。拱壁即圭壁也。王公所執。駟馬諸侯所乘之車也。天子垂衣。公卿論道。四方賢士樂然而來。不要功名。不求富貴。璧玉駟馬復何加焉。此坐進其道之驗也。一己者萬物之尊。雖拱壁之富。駟馬之貴。孰能長久哉。未若保齋精血。育無相於太宓。煉元和於崆峒。坐進斯道。化形而仙。豈不美哉。故曰。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然上古貴斯道者。何謂也。蓋道之微。恬於一心之內。卒明乎宇宙之外。體之則善於一身。用之則濟於天下。雖不日求以得。不可不求。不求求之。在我而已。有求有得。古之常道也。明乎常道者。豈有罪累耶。設若有罪。在乎改過遷善。亦可以免矣。此道之淵奧。故為天下之貴也。亘古通今。至尊至貴。嗟世俗之人。不能砥心礪行。勤窺仙書。訪尋仙達。求以得之。得之者。名列仙籍。罪損黑簿。如湯沃雪。故亦可貴也。故曰。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

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
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
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
無難。

聖人為無所為。而任物性之自為。則無為而無
不為。心曷嘗動哉。事無所事。而從物務之自事。
物自事而無不事。身曷嘗勞哉。味無所味。而隨
物氣之本味。物本味則無味而不味。口曷嘗嗜
哉。心不動則衆妙可觀。身不勞則精神不虧。口
不嗜則靈液不竭。至人為於煉養而不為。妄作。

事於脩真。而不事塵務。味於道德。而不味於腥
膾。故曰。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沙中有形。則有
小大。繫乎有數。則有多少。物量無窮。原其有用。
應而不藏。付之素定。可以大則大。可以小則小。
可以多則多。可以少則少。有萬不同。俱歸乎一。
皆以道遇之。報之以德。人無愛惡。何怨之有。至
人其道雖大。其朴甚小。其用雖多。其要甚少。大
小含太虛於方寸。多少總萬有乎真一。大同於
物。而萬物與我為一。奚所怨哉。故曰。大小多少。
報怨以德。夫是非美惡。怨怒恩德。皆生於微漸。

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今使
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營為於初細
之日。則於後成大矣。故艱難之事。必啓於容易。
欲令於容易之時而圖之。重大之事。必興於細
微。欲令於細微之時而營之。已之難事者。脩仙
也。已之大事者。行道也。莫難於脩仙。苟如易以
圖之。其志固心堅。何難之有。莫大於行道。苟如
細事以為之。為之不輟。積細而漸至於大矣。故
曰。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
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然聖人不為難大之事。
而無為無事。易簡易知。故能成其可大。可以之
基。至人懷道抱德。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終
不為大方寸之中。真性之內。無不忘也。無不有
也。淡然無極。衆美從之。故曰。是以聖人終不為
大。故能成其大。輕諾者。不誠信也。妄應之。必為
虛誕矣。多易者。每事忽畧也。妄為之。必為難矣。
夫以聖人之才。尚難於細。易輕諾。至於每事不
敢輕易。其於道則勤而行之。終亦無難矣。輕諾
之後。其信必寡。多易之者。其難必多。古謂先難
而後獲者。難易之相成也。故曰。是以聖人猶難

之。故終無難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謹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古之君天下者。治必有亂為之對。安必有危為之對。當其國家安靜。則易為維持。及其傾危。則難為守禦。故周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蓋茅孽未堅。則其脆易破。悔吝未著。則幾微易散。取之已也。少壯身安之時。易於行持。見功尤速。蓋疾病未兆。其於脩煉攝養。則易謀而易成。暨乎嗜慾過多。神衰精憊。骨無髓而不堅。腦無血而不固。疾患一作便。逐逝波。儻保養得理。神炁冲和。或染微疴。亦易治也。故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且未疾之人。易於醫也。未危之圖。易於謀也。若預為之防。則未

然之禍何由而萌。若先為之計。則未形之患何緣而起。是以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况禍福本相倚伏。自其胎基之未兆。而慮之禍。可轉而為福。任其已然而忽之。福亦移而為禍。不可救藥矣。故治身調心之道。蓋亦預防其情慾。和適其神炁。而使之不亂也。故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嘗試論之。患不預防。惡不漸杜。其猶植木乎。初生於毫末。欲拔而絕之。甚易為力矣。及其合抱青青百尋。鬱蔽日月。烏可伐哉。又若築臺焉。起土於一畚。可蹴而圮之。又何難哉。及其九層也。聳百尺之勢。出乎中天。烏可毀耶。又若遠行。始於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千里也。長川渺渺。峻嶺嶮巖。烏可還哉。故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壘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然有為於分別。則敗其自然。有執於欲利。則失其精神。未若安其所安。守其所守。則治而不知其治。為而不見其為矣。聖人察夫事之所敗。起於有為。不為則何敗之有。意之所失。失有所執。不執則何失之有。治身有為。則形勞神役。心靈疲苶。有執則偏滯方隅。不離眾有。去道遠矣。魯

未若無為無執。天真凝粹。故亘萬劫而無敗。不
滯方隅。無象可執。何失之有。故曰。為者敗之。執
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
之人。雖從務於善事。脩煉於仙道。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皆初勤而後惰。始樂而終厭。幾於成而
復敗之。良由抱一不固。則胎真不凝。憊於採御。
則丹津泄漏。故曰。若當決海百瀆。傾葉去枝。枯
失青青。炁亡液漏。非已形。若夫至人。泰定之中。
神光洞照。種種幻化。無自而入。用志不分。始終
如一。萬神自正。眾魔自伏。孰能敗之。故曰。民之

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謹終如始。則無敗事。世
俗以有欲為樂。聖人以無欲為樂。聖人以清淨
節儉。世俗以貪濁奢侈。故視金玉珠犀。如遺土
焉。世俗捨天真。務外學。而失其分內之性。聖人
守自然。而不學。保其分內之天和。而以不學為
真。至人非無欲也。欲人之所不欲。不以物易性。
則難得之貨。又奚貴之有耶。非無學也。學人之
所不學。不以博溺心。凡眾人之所過。吾皆得以
復之。故曰。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
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至不益生。不助長。順物

自然無容私焉。道可以為親，德可以為友。以道
德輔佐其體，觸事莫非自然，而然曷敢有所為
也。故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
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
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
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上古之時，善為治化民者，以道集虛，以恬養智。
以性開天，以理格物，正心誠意，欲導斯民於朴
質之地，盛德容貌。終日如愚，施之政事，與夫行
已無絲毫間斷，使民終身由之，而莫知其所以
然。善以道自治者，非顯彰其光耀，以眩惑於世
俗，同乎無知抱朴而已。故曰：古之善為道者，非
以明民，將以愚之。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
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
而溺於小智，以察為明，則智之害多矣。未免從
事巧詐，日趨其偽。雖有法令，而無所畏。故曰：民
之難治，以其智多。夫弓弩畢，戈機變之智多，則
禽亂於上矣。鈎餌網羅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

削格羅絡杲置之智多則獸亂於壙矣智詐漸
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夫上以智御下則下以智應上故上下有亂姦
臣賊子傷國蠹政侵權怙勢何所不有此不謂
之智治國而何且古之有國也結繩劃地焚符
破璽其政悶悶其民淳淳不以智治不化而
自化所以開人之天曾未若開天之天此不謂
不以智治國而何若治身而以智自後則神明
不安烏得不盜其真烝乎生一而不以智為者謂
之以智養恬也智與恬交相若食則百神平泰萬
烝皆融非忘形抱道孰至此乎故曰以智治國
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蓋用智者害政蠹
民不用智者善政養民兩者當楷模而法式之
也既知楷式而不用其智致斯民之富壽循天
之理與天同德矣以治身而言之智慧出有大
偽當絕聖棄智復本返元可謂脩真之模範若
知模範其德玄冥故曰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
楷式是謂玄德夫玄德者深不可知遠不可窺
至幽至微不可察也然觀其用似與物違反究
其理與民同歸入于自然之境而無所逆已也

至人者耳則返聽。目則返視。舌則返嘗。炁則返元。精則返還。用則返機。元謂轉物。與夫世俗萬事相返。而復乎素朴。同於大通。大通則無礙矣。故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能為百谷王者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江海之王百谷也。謙卑處下。虛以待之。無為無

求。而百川自為來也。百川非聞江海之美。被其德化而歸慕之也。然而求其所以貫金。觸石。鑽崖。潰山。馳騁。丘阜。以赴江海。無有還者。形偶性合。善下之勢。不可得而遏之也。由此觀之。卑損之為道也大矣。百害不能傷。智力不能取。不戰而強。不威而武。默然無為。而與萬物市。故人身以臍間為丹田。炁海。乃五藏六府生炁之本。一萬三千五百息之源。十二經脉之祖。人能謹守下田。炁海。守之不間。百病之炁自然朝之。故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為百谷王。聖人能體此。將欲處人之上。故必先
以其言下於人者。知滿之必招損也。故言則謙
柔。名則孤寡。以下於物。而盛德日崇。大寶弥固。
自然為物之所推。而居於上矣。將欲首出庶物。
必先身謙言遜。退在人後者。蓋謹身順道。不以
先物。故能為物之所推。而處於先矣。夫上於人。
先於人。君子不忍為。況造道者乎。井雖十仞。汲
之而水上。未有不降。而能昇者矣。是以聖賢之
應物。以言下之。以身後之。故曰。是以聖人欲上
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故能處人
之上。而不以為重。其從之也輕。處物之前。而不
為害。其利之也衆。不重故不輕。不利故不害。利
害輕重。付之自爾。其何容心焉。故天下共戴黃
老。清淨之化。而無厭倦者。以其謙撝之德所致。
故天下樂而從之。上學之士。懃而行之。天下自
然欽敬。上於人。而先於人。謙光而尊德之所致。
何厭之有。故曰。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
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故聖人常以虛為
身。亦以無為心。心形既定。物孰可爭。書曰。汝惟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

爭功。此之謂也。夫至人者。忘其耳目。遺其肝膽。消殞萬緣。泯絕身世。和以天倪。與物委蛇。而天下孰與爭乎。故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道德經講義卷第十

道德經講義卷第十一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夫道曠然無形。頽然無名。覆載乾坤。運行日月。斡旋造化。雕刻衆形。充遍萬物。光而不耀。有而

若無其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也。夫物芸芸。有萬不同。人徒見我道之大。而謂似不肖。若似於物。道亦一物爾。而何足大哉。故聖人道至大而德至高。如彼玉石韜潛光耀。如愚似鄙。惟得道者故當似不肖。肖者賢也。若乃顯尚賢肖。則為人所譽。捨道亦不細矣。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且人能抱道持身。有如持寶。固當愛護持守而不敢失也。所履踐者有三體。仁博施。愛育羣生。慈也。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為事始。和而不唱。不敢先也。至人保持三寶者。廣度衆苦。普濟貧病。衣被萬物。慈之至也。儉視聽。則神不蕩。儉言語。則氣不耗。儉嗜慾。則精不搖。此養生之至寶焉。能後其身。謙光自隆。故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嘗論之。謙和柔弱。能勝剛強。順化有情。曰慈。遂可以言勇。知節儉為可貴。用之不可既也。曰儉。遂可以言廣。知先人後己。可以克己復禮。惟仁是與。遂可以為器用之長。夫剛強則易挫。慈忍不可敵。慈也者。不剛而勇。儉愛精炁。神明。

不勞而我道彌廣。未嘗先人。故樂推而不厭。遂成法器之主。故曰。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世俗則不然。捨棄慈仁。將為勇義。費氣輕生。不能保嗇節用。崇奢尚侈。傷財害民。反招匱乏。無謙退之心。有剛強之志。好處物先。恥居人後。皆非大道長生之術。乃喪家亡身之具爾。故曰。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且慈兵入於敵之境也。則人知有所庇矣。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屋室。則人人悅之。何必陳兵於戰野而後勝。重門擊柝。以為守固哉。蓋天道福善禍淫。善人自天佑之。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為之衛矣。至人能守慈忍。以戰世緣。則萬邪不能入。千魔不能干。其道日固。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爾。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為士者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不尚文而尚武。其失為暴。不尚武而尚文。其過為弱。二者偏於所尚。皆不得其中道。曾未若文武兼備。剛柔相濟。序賓擇士。禮法具脩。故善為將士者。體之以慈仁。用之以德義。誅暴亂。振困苦。而不以威武凌其孤弱。至人善攝生。煉養者。素靜恬愉。淡泊純粹。運玉液以朝元。凝真精而結寶。惟柔是守。故曰善為士者不武。善臨陣者。師出應敵。雖有甲兵不得已而用之。苟在勝敵。非樂殺人也。猶以悲哀泣之。喪禮處之。豈忍於怒哉。至人仗慧劍以斬惑。百魔守真。一以降之。六賊神不出於形。氣不變於精。性不遷於情。情既無矣。何怒之有。故曰善戰者不怒。善勝者在德不在爭。師克以和。和則善勝。不以利動。因勢而取。若出於爭。則未必勝矣。天道不爭。故能善勝萬物。水性柔弱。故能馳騁堅強。善致勝者。苟能體天道之不爭。如水之柔弱。則何往而不勝哉。以此衛生。以此全性。以此敵於世間。決勝之理也。故曰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以謙。不以力。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學之而後臣。師之而後用。用將帥之臣。則比

之爪牙。跪而受鉞。行而推轂。此必先盡其禮而後用其力也。若夫執謙卑以為之用。天下皆吾用矣。故曰善用人者為之下。聖人全此四功。以德懷遠。物竭其能。人盡其用。豈非不爭之德。用人之力乎。彼唱如此。我唱如彼。可以代天理物。與天合德。昭然而無間。是古道之極致者也。故曰。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古之有言兵略者。必以先舉為主。後應為客也。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且聖人之兵。沉機密用。雖有敵至。我則坐觀其變。隨變而應。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動。若輕動者。所謂輕敵也。大抵有意於爭。爭之未必勝。無意於爭。爭之未必負。機謀進止。其亦有待焉。至人應世。一視一聽。一語一笑。一想一思。萬緣交接。皆謂之魔也。戰勝之訣。不敢為主之先。唱儼然如客。常居靜定之

中精神不亂。進寸則有敵。退尺則無爭。故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夫師行在乎止敵。貴乎不爭。雖行止敵。不行殺心。既無殺心。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故行無行也。不敢奮臂而先登。常若無臂之可奮。以其惡殺而尚慈也。然後告之以文德。示之以義方。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雖有仍引之威。而無敵可仍矣。敵既遠退。干戈戢藏。雖有執持之義。而無兵可執矣。故曰。且此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聖人在上。試誠無敵於天下。然敵者。天下

皆吾敵也。一國一鄉。亦吾之敵。一家一身。亦吾之敵。故王者不忘於仁義。即得萬國之懽心。公侯不侮於鰥寡。即得百姓之懽心。志士不忘於修身。即得神全而性復。而後可以全其實。幾亡於寶者何哉。我不慈愛。不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於殺人。豈非喪吾志也。至人不與物交。澹之至也。若乃輕敵。而神與物交。百靈潰散。心着於欲。九炁凋零。而吾之至真大神。日與物相刃相靡。隨物轉化。則幾喪吾之命寶矣。故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噫。兩兵相抗。決勝負於

一戰之餘。固非得已。豈不欲求勝耶。既勝則哀矜而勿喜。若夫上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臣之節。以盡事君之義。何往而不勝哉。學仙之士。應人間世。與物相接。常當哀嘆。世俗昏濁。汨沒天真。動涉死地。初無可戀。故能神超象外。心出世間。故曰。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幾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聖人之言。直而不肆。高而不危。簡而不繁。顯而不晦。道德之大。見於起居飲食之間。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况行之乎。修煉之士。所易知者。知其神全而不虧。為性之本。炁聚而不散。為命根。易行則我能三返晝夜。用志不分。而道無不成矣。柰何素顏紅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愛惡利害。攪其神。功名聲譽。束其體。此皆秉志不堅。遷入流俗。而使道不能成也。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

莫能行。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
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
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苟非舍言而求其宗。
遺事而求其君。不可行也。故百家之言。言雖殊。
途同。歸於理。得理者。忘其言。故言以不言為宗。
本矣。萬緒之事。事雖異。趣同。會于成。功成而遺
其事。故事以無事為君主矣。至人煉己之道。言
以玄牝為宗。事以谷神為君。故曰。言有宗。事有
君。宗於元炁。君於神明。明若無見。聰若無聞。通
而似塞。達而似窮。清靜柔弱。動作纖微。而有漠
然不自知者存焉。而世人天性與我反。情欲與
我殊。是以終身莫吾知也。至人得道。亘古亘今。
內視獨存。昏昏默默。密與道會。至理幽邃。天機
妙邈。羣迷不知。莫能自覺。故曰。夫惟無知。是以
不我知。若夫胎息還元。臍間動息。兀然而住。內
既不出。外又不入。履踐至此者。自非十世奉真。
玉虛之夙。挺丹臺玉籙。三元宮中。有仙名紫字
者。不能知此道也。故曰。知我者希。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知此道。而能則天地之自
然。是謂德配天地。道合自然。故曰。則我者貴矣。

是以內蘊道德之至寶。外無文采之光儀。內雖
昭曠。外若愚昏。明珠藏蚌胎。良玉蘊石間。天下
莫能知。則我為道之貴矣。聖人無名。至人無已。
神人無光。雖衣弊履穿。蒙以養正。心如玉石。積
畜至寶。韜藏光耀。未嘗顯露。默養道胎。故曰。是
以聖人被褐懷玉。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
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至哉妙道。冲默淵奧。虛无窈冥。不可以智知。不
可以識識。不可得而測度。不可得而擬議。知之
外矣。不知內矣。知之淺矣。不知深矣。聖人稟氣
冲粹。天性高明。內懷真知。萬事自悟。能知無知。
不以自矜。是謂真知。真識。乃知不知。不識者也。
且世之人。不知至道之精。而知事物之粗。不知
至道之極。而知事物之末。方且為緒使。方且為
物駭。內多機智。徒事夸大。而實不知道。疲精神。
役思慮。以文滅質。以博溺心。而強詞飾說。以為
知之。是德之病也。至士達道。明真得之。固窮。鉗
口結舌。保而秘藏。不敢宣泄。常若不知。而况不

知其道。而乃肆其雄辯。以稱自知者。其病彌篤。故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嘗試言之。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故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聖人真知妙本。洞達杳冥。六通四闢。上下左右。恍然無心。釋然無累。常患世俗。妄執強知之病。動之死地。往而不返。良可嘆息。其於聖德。何病之有。故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造道。蘊德已證。萬法萬法。由此而出。蓋憫羣迷顛倒妄想。不悟父母未生本源之祖。執着諸相。或認無為有着。有為無着。蔽於無明。強以為知。不見自性。安知是病。發明破暗。捨聖人其誰警策耶。是以病其衆生之病者。以其自無病也。若使其自有病。又安能病其衆生之病哉。故曰。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人能

體常盡變以全性命之理。則內真赫然。充塞乎外。思慮憂愁。無自而入。衆之所畏。不可不畏。世愚不知天命。樂高好大。負威任勢。矜尚賢能。南華曰。大愚者。終身不靈。大惑者。終身不解。勿謂小惡無傷。遂闕略而不知悔。苟積累之久。人威將不能加。則天威必至。聖人者。性自有威。高明廣大。物莫能加。苟能一其死生。齊其得喪。性天湛然。與虛空等。其坦夷無所畏怖。則大威燁然現於前矣。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且善人之居。常擇善隣。無習惡友。清靜自守。卑退自持。高明寬大。不逆於寡。無忤於微。謹畏之深也。夫元神所居者。靈臺也。當不掛一絲毫塵垢之累。忘情去慾。寬曠其懷。使心府閑豫。則神棲之。神居則身乃存也。故曰。無狹其所居。世之人當自全其形生。惟順是宜。不可厭惡其道。服勤尊仰。是其畏天。與萬物同其情。與虛無同其體。則可以永保元吉也。夫至人之起居也。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無益於生者。不以累德。恬願其神。息之以踵。以養其炁。神氣相守。而生道長存也。神明托虛好靜。當洗心息慮。若小智自私。惑於存想。

棄有着空。蔽於斷滅。則所生之神。散越而亡矣。故曰。無厭其所生。惟精惟一。造次必於是。安有厭惡怠惰之心。是以天道密佑。降之百祥。故交相保愛。而各不厭惡也。西昇經云。神常愛人。人不愛神。若夫至人不厭其養神。神亦不厭其守人。道與人相保。人與道相契。故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聖人自知善惡。澡雪滌除。使塵垢不入其舍。體道淵奧。晝夜力行。豈以自見矜其才賢乎。然後研內景之粹精。達元機之微妙。光而不耀。故曰。自知不自見。聖人善保其身。自知自愛。以全其道之所生。不縱嗜好。虧傷於天和。以損其形神。不貪厚味。羨食玩好。以肆其情性。貴已而賤物。和光而同塵。寶其命。愛其神。尊其炁。固其形。遺榮被褐。卑以自稱。故曰。自愛不自貴。去彼自見。自貴之驕縱。而制命於外。取此自知自愛之畏威。而制命於內。得其奉天道之理矣。故曰。去彼取此。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

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孔子言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夫剛毅之人。無所畏忌。見威不懼。唯以勇銳果敢為快。狠復強梁之氣。猶虎食牛。雖有諫諍。未嘗前顧後瞻。未能殺人。而或自殺者。有之矣。則仁慈之心。安在焉。且懷道貴生之士。謹於去就。不與物競。修身知退。弗敢有為。勇於慈也。勇於仁也。俯仰屈伸。退藏於密。捨仁慈之外。不敢以為勇矣。夫以仁慈為勇。則不忍殺傷。動與吉會。陰符言。天殺殺機。龍蛇起陸。人殺殺機。天地反覆。蓋天生天殺。非有心於故殺。抑自然也。人則不然。有心殺之。必勇於果敢。無心殺之。必勇於不敢。此兩者。有利有害。唯聖人者。常以慈為寶焉。故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不樂殺人也。凡含生之類。皆惡其死。勇於果敢者。殺之道。勇於慈仁者。活之道。若守此義。是未明天地生殺之權也。蓋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戮之。為一不善於幽闇之所者。鬼得而殺伐之。雖有大聖之慈。天道之仁。不能憫救。

也。若非體明造化者。安知禍福之端。利害之原。雖聖人之明。猶難於臬斷。况非聖人。孰敢私心而為殺活之驗乎。故曰。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噫。人心則天心是也。歸之天心。則人心是也。經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天道平施。不逆萬物。人自服從。夫唯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福善禍淫。應信不差。不言而萬物莫不受其命。故曰。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天。道高遠。何嘗號召於萬物。而萬物春生秋實。暑往寒來。得其陰陽之正令。寂然無情。至公不二。吉以吉報。凶以凶答。其於人倫。生殺之威象。緯行度之軌。善畫而未嘗差忒焉。故曰。不召而自來。縟然而善謀。故能張自然之羅。縱大虛之網。四達皇皇。幽顯難遁。下民無知。謂網羅不密。其敢自欺。吾誰欺。欺天乎。孰知造物者。又有造物者焉。故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道德經講義卷第十一

道德經講義卷第十二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
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
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
手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樂生。惡死。人之常也。耕而
食。織而衣。安其居。樂其俗。養生送死。此世之常
理也。夫民存常性。官守常法。奚畏之有。逮德下
衰。禁網繁密。民不聊生。徇末忘本。小恐惴惴而

懷驚大恐。縵縵而忘死。陷於不義而觸法抵刑。莫知所畏。作治者不能以清淨寬厚救之。而欲使其知畏以懲其不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甚矣。故曰。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至德之世。人各安於自然。含哺而嬉。乎淡泊之墟。鼓腹而遊乎混茫之域。不知老之將至。至死而不相往來。此順化之民也。降及衰世。法令滋彰。而為之制曰。執竒技淫巧以亂政者。必殺無赦。是動以死地威民也。使民常畏其死。偷安其生。變詐誕慢之心。自茲而起。弄法侮文。為有司者專執為權。苟有以竒恠犯禁令者。必殺之矣。其誰敢犯之哉。故曰。若使民常畏死。而為竒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禦夫天之養人也。厚矣。愛人也。至矣。南宮丹錄。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勸。俾其革惡而遷善也。人君以善殺人。動懷慈恕。而天有常刑。國有常法。苟犯其憲。復何逃哉。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理四時生殺者。陰陽也。治天下者。法令也。治金木者。大匠也。故代造化生殺之權者。如拙夫之代良工焉。故曰。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

斲且代工巧良匠斲木也。豈唯殘其材毀其樸。抑亦傷其手而碎其指矣。莊子曰。上無為而下亦無為。是上與下同德。下有為而上亦有為。是下與上同道。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此不易之道也。聖人喻於大匠。猶操生殺之柄。儻肆刑政。嘗任其斧斤。民受荼毒。不勝其虐。非獨不足以懼物。而亦失其自然之治矣。故曰。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民者國之本也。八政以食為先。食之為論似鄙。而司農以為大計。其如此。用在於民。稍失其實。為害亦大。聖人授之以田。勸督有官。使不違其時。征輸有制。使不傷其力。疏為九一之法。定為什一之賦。務從其輕耳。儻若違民之時。奪民之力。以非常之求。供無厭之欲。民困其歛稅之重。蕭然疲瘵。箱無縑帛。廩無粟粒。民有飢色。野有餓殍。盜賊起於貧窮。變詐百出。姦生於國人莫

之知矣。身以炁為民。炁足則神全。今言其飢。是炁之不滿也。是其不能忘言塞慾。故曰。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古之民安居樂俗。耕而足食。織而足衣。孰云難治乎。非其上之有為。而何。上以有為。有欲。有事。網密令苛。政煩信弛。故擾吾民。而民不勝其擾。故難治也。譬之已也。炁之難清而易濁。息之易粗而難柔。况有為而擾之乎。故曰。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噫。政令繁紊。賦歛厚重。則民忘本業矣。忘業則競求寶貨。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各求養生之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驚者。以身言之。乖違虛靜。疲勞神明。妄以求生。去死轉近。故曰。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然自貴其生者。身欲安逸。口欲厚味。形欲美服。目欲好色。耳欲音聲。至於過貪。過愛。過樂。過養。動之死地也。若夫外形忘生。處皂隸而不辱。食藜藿而常甘。不為形生之所囿。朝徹見獨。游心自得之場。雖造者莫得而知。既不以利累形。豈得以養傷生。是謂博大。賢德貴於攝生者也。故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夫道者神之主神者炁之主炁者身之主道存則神存神存則炁存炁存則身存故人之生也含元和之炁抱真一之精形全神旺三陽聚頂萬炁朝元上下往來流通不息明心治性養壽修真莫不均以柔弱之道用事及乎死也元和之炁散真一之精竭形虧神逝百骸堅強矣故

曰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嘗試論之萬物草木之生也天地之炁流行乎內陰陽之液潤澤乎外春氣一動甘雨徧沾芽孽敷榮鮮妍秀發霜風絕扇殺氣相仍枯槁變更柯條凋謝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無識者以氣聚散為枯榮故曰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然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折也故神明陽氣生之根也柔弱滋潤物之藥也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今夫堅強者不能養和也與物為

敵。豈免傷乎。柔弱者不失中也。與物同波。故能全其生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兵者凶險之器。爭鬪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恃其強而輕其敵。非義也。不義而輕於用事。豈能勝乎。故曰。是以兵強則不勝。木之小也。柔且弱。及其強則合拱矣。然其榦雖強。而枝自弱者。陽氣升於上。陰氣歸於下。故也。榦居下受其陰也。枝處上稟其陽也。強大在下。柔弱在上。陰陽之氣使之也。木猶如此。況於人乎。況於國乎。故曰。木強則共。強大者勇敢之士。柔弱者君子之道。以力推者。強大為勝。以德推者。柔弱為勝。故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天下有常敗之道曰剛。蓋世之人。任力不任德。忘本而逐末。達者自宜以道觀之。則柔弱能勝剛強。此理之必然者也。故曰。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

賢

天法于道與道同功。無為而成不言而化。運量萬物。無私無親。開闔陰陽。未始有極。四時資之以行焉。不期而至。百物待之以生焉。不召自來。物形勢成。未嘗差忒。而亦失公平正直之理。故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夫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翕無張。制以規矩。智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故弓可秤而矢可行矣。人君之道當法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弛之。張之。調之。練之。百發百中。以準的為道。虧盈益謙。秤物平弛。相為表裏。與夫天道均其用也。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故曰。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造化者天道。宰禮法者人道。蓋天道有餘則損。不足則與。非有心者所能得遠。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感而遂通。默而行之者也。人道則不然。性失中而情不一。好高而惡下。奉有而棄無。不能同天道之損益。去道遠矣。故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

損不足以奉有餘。且夫其高者不可不抑也。其下者不可不舉也。其有餘者不可不損也。其不足者不可不補也。故有道者不獨親其親。以天下之親而為之親。不獨子其子。以天下之子而為之子。其待人也如此之重。其待已也必輕矣。非聖賢之心。其孰能為是耶。故曰。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然聖人者。圓通為智。因物為心。裁制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物而不為仁。長於萬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為巧。無自伐之心。施為而不矜。恃其美。無自滿之志。功成事遂而不居其位。不欲人知其賢德也。若昭昭于世。則是自賢。豈有道之士乎。故曰。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天下之物。物用不同。而柔弱之極者。莫過乎水。平山澤。穿金石。通滯礙。攻堅強。善利萬物。

善入萬物。任人壅決。隨器方圓。化而為氣。為雲
雨。為霜雪。故天一生水。源泉混混。初無定形。浩
浩蕩蕩。雖曲折萬變。未始失其為水者。是得夫
冲一之妙也。然施之於物。能強能弱。能剛能柔。
故勝物而幾於道。不可易也。一身之柔弱。莫過
於華池靈液。至人斡運逆轉。無乎不至。或漱嚥
以溉五臟。或搬運而達三關。至於透尾閭。過夾
脊。汭流直上。填天柱。以補於腦。非神水其可易
哉。故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
能勝。其無以易之。然水之滅火。陰之制陽。舌柔
齒剛。舌存齒亡。天下莫不知。而世俗之所共聞
也。天之道。不與物爭。故勝物。世之人。常欲勝物。
故鮮有勝者。蓋知而莫能行之。不可得志於天
下。有知而能行之者。能得志於天下也。故曰。柔
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聖人之德。同
於天地。聖人之心。同於江海。天地至大。洪纖好
惡皆在其中。江海至深。潢潦垢汙皆歸其中。聖
人至尊。賢愚貴賤皆往資之。又能忍垢藏畜。耐
辱包荒。以輔仁義。柔弱善勝之道。則民養其德。
美而不離。散可以常奉社稷。而為主矣。故曰。是

以聖人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聖人謙遜柔順。體天之道。法天之行。兵戈水火。疾厄旱蝗。皆劫運之所致。是天之或有以警策于人也。惟其不移罪於人而移罪於已。則四海歸仁。六合宅心。亦可為天下之王矣。故曰。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世俗以受垢受不祥為可惡。聖人以受垢受不祥為可樂。樂其樂也。未必不為福。惡其惡也。未必不為禍。正言若與俗意相反。蓋世俗掩己之惡。揚人之惡。聖人認己之惡。掩人之惡。所以背馳。非至正者。孰可語此。故曰。正言若反。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惡斃彼此之間。恩怨爾汝之別。以其公道不均。民乃好爭。姦詐並興。怨惡相望。心氣不平。遂使輕生殉死。攘臂者往往有之。而人君設教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徒知和其大怨。而不免有餘怨者。是猶代大匠之斲乎。蓋有心和之。莫若報怨以德。無心和之。曾莫若以直報怨。直在此。

曲在彼。和同天人。以直養而無害於道也。然謂之大怨者。怨讟已深。仇隙已甚。卒未易以口舌德義和也。縱能非其所是。而是其所非。報之以德。直之以義。豈能終無憾乎。不若兩忘其和。而化之以道。則怨者不待和而自和矣。碧虛子言。知有怨而和之。不若無怨而不和。若以刑政和報怨惡。安可謂之善乎。故曰。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本為契。而民不違。所以聖人以人道而合天道。以人心而合天心。故執之于左為契。合之于右為信。不責於人。亦應於天。在此為數。在彼無惡。上下相親。無責無怨。故曰。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古之聖人。無文書法律。但刻符契以為信約。而民稱其有德。合天道也。無德者。德大難名也。物皆自然。巢居穴處。各安其分。故其人君無思無慮。朝徹見獨。不為不恃。道冥而德淵。更無契可司。事無不同。理無不通。物物不物於物。則與物大通。是名大徹。徹則無所往而不可。故曰。有德司契。無德司徹。書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蓋天之道。未嘗分別。

取與為善則善氣生。為惡則惡氣至。自然相應也。若乃上善之人。自然符會。唯善是與。何用司契而責於人哉。此太古之風也。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若老死不相往來。國以平治為本。孰小孰大乎。民以恬愉為樂。孰多孰寡乎。夫國小則能自守。民寡則能自足。故至德之世。民雖寡而不尚浮華。其用自足。道大德至。流及萬世。而不以為仁。利用有餘。而不以為多。各有部曲什伯。令其貴賤有別。長幼有序。而不相犯。故民資業豐厚。財器竒偉。而無所施用。此至治之極也。故曰。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聖人樂天下之道。使民幸生而重死。崇本而棄末。去華而務實。不伎不求。不為聲名之所累。無思無慮。不為情慾之所移。各安其生。未嘗遠徙。故曰。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剝木為

舟以濟乎水。斲輪為車以通於陸。大國不過欲
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今也不相侵奪。不
相貿易。不樂逸遊。則無所事乎舟車矣。故曰。雖
有舟輿。無所乘之。甲兵之設。所以討亂禦寇。今
也。上既無為。下乃守職。不事畋獵。不撓百姓。四
境帖然。則無所事乎甲兵矣。故曰。雖有甲兵。無
所陳之。且上古結繩而治。畫象而刑。民不敢犯。
人人淳朴。後世易之以書契。文字既興。詐偽日
多。今也使人忘情去欲。復歸于朴。故上古結繩
之政。有何不可。故曰。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聖人
淡然自守。民乃知足。雖蔬食藜藿之糲。而薄嗜
淡味。不恣口腹者。食之而自甘矣。葛衣鹿裘之
粗。而溫涼無文。不尚華飾者。服之而自美矣。茅
茨蓬華之陋。足蔽風雨。不事侈靡者。居之而自
安矣。南炎北涸之分。水土雖殊。各適其性者。處
之而自樂矣。故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
俗。噫。南北界限。猶今郡縣之相接。雞犬得以相
聞。民豐而境近也。民至老死。無戰敵也。不相往
來。猶魚之相忘於江湖也。魚相造乎水。人相造
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給養。相造乎道者。無

事而自足以之全生送死。反吾性命之常。化國成俗。同躋仁壽之域。不亦宜乎。故曰。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淡而能久。不美者以其質而苦也。美好之言甘而滋益。能悅於人。其猶醴也。醴甘則易絕。不信者以其華而虛。



P13 以后缺

